

智障儿和聋儿有“家”了



薛城区有一家特殊的幼儿园,和其他幼儿园不同,这家幼儿园的学生都是智障儿或聋儿。它是由该区残联创办的智障儿童康复中心和聋儿语训学校。

目前在该学校建立档案的有30名儿童,他们中家最远的在周营,骑电动车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;他们中年龄最大的13岁,之前还从没上过学;他们中家里最穷的,跟着多病的母亲生活……

投资10多万元建学校 为残疾儿童进行免费抢救性康复训练

目前,薛城区的残疾人有两万七千多人,其中零到九岁的残疾儿童有数百名。今年年初,薛城区残联在市残联康复部的指导下,将办公楼西区腾出来,投资了10多万元,装修了教室,还购买了相关教学器材等,为残疾儿童创办了这样一所学校,为他们进行免费的抢救性康复训练。相关负责人表示:“创办这所学校,一是希望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个可以学习知识的场所,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这里学习生活技能,提高自理能力,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这个大家庭;二是让这些孩子的家庭得到解放。对于这些儿童,平日里必须有人照看,现在家长只需要早晨把孩子送来,下午把孩子接回去,其余的时间,可以去忙自己的事。”目前,该区残联正在申请省级残疾儿童康复机构,到时候就可以开展国家、省级的康复项目了。

该负责人表示,学校联系了该区的义工联盟,每天都有两名义工前来辅助老师教学,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,“义工们很负责,不管刮风下雨,不管来的孩子多少,他们都会有两个人准时来帮忙,而且全部都是义务的,为我们创办这所学校给予了很大的支持。近期,我们还会相继购买一些教学用品,让这些特殊的孩子,在这里享受到更好的教育。”

在本月初的世界残疾人日当天,记者在学校见到了这些孩子,他们正在上音乐课,虽然其中有不少智障儿童,但看到记者,他们都会主动地打招呼说“你好”。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,快乐地唱着歌,拍着手,脸上绽放着笑容。该学校的负责人侯老师表示,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令人敬佩的坚强的家庭。

来学校没几天 智力不好、有先心病的她会写字了

正在上课的杨威看到记者,微笑着挥挥手,说:“你好。”只见她脸颊非常红,甚至有些发紫,嘴唇也呈淡紫色。见到有生人来,她很开心,不停地模仿跑步的动作,当记者为她鼓掌时,她开心地笑起来,还搬来板凳请记者坐下。

杨威今年13岁,不仅是智障,而且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。杨威的母亲董女士说:“杨威六七个月的时候,我们发现她和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,她总是耷拉着头,一张嘴就显得特别用力。去医院检查后,我们才知道她是个智障儿。得知这个消息后,我和孩子她爸更加疼她了,不忍让她受到一丁点的伤害。可世事难料,杨威两岁多的时候,有一次发烧特别厉害,我们带她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,医生说她喘气不太正常,建议我们去

大医院进行详细检查。检查后,我们才知道她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做手术需要10多万元。平时我要照顾她,还要照顾80多岁的老母亲,全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了孩子她爸一个人的身上。尽管我们省吃俭用,但这10多年还是没能攒够给孩子做手术的钱。医生说做这种心脏手术,年龄越小越好,所以,孩子她爸说不能再等了,现在我们正打算借钱给孩子做手术。”

说起杨威上学的事,董女士紧皱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,她说:“来到这儿没几天,杨威回到家,就在作业本上画了一个方框,并努力地说‘妈妈,你看,这是口’。我听了之后,特别感动,看见我笑了,孩子也开心地笑了。”

经过老师教育后,智力有障碍的他听话了

今年9岁的周昱呈,看上去只有六七岁的样子,他有些怕人,却能和老师玩成一片。

周昱呈的妈妈,是在孩子五个半月的时候,发现孩子是智障儿的,“我们也是因为孩子发烧去医院检查后,才知道孩子是智障儿的。医生跟我说完以后,我就觉得一阵恍惚,从医院的楼梯上滚下来了都不知道,回到家也是没日没夜地哭,心里真不是个滋味。自从知道孩子的病以后,孩子他爸就显得非常暴躁,动不动就骂我,甚至还打孩子。每当这时候,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。他曾经几次要求我把这个孩子扔了,可我想,这是我亲生的,我们都不想要他,别人怎么会收留他呢,把他扔出去,不就是让他死吗?最终,我决定留下孩子,和孩子他爸离了婚。这么多年,一直是我自己在抚养他,以前我

妹妹开旅馆,我帮她去火车站拉客人,她管我们娘俩吃住,时不时还能给点零花钱。现在我妹妹的旅馆不开了,我们娘俩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了,真不敢想像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。”

由于常年吃饭不及时、休息也不好,周昱呈的妈妈患有糖尿病、冠心病等疾病,今年她就因气管、心脏和声带疾病先后住了三次院,还做了一次手术。“医生说我的肝脏也不好,让我去做个磁共振检查一下,可做个磁共振就需要1000多块钱,以后还需要治疗,我上哪弄钱去啊?索性不做了。现在孩子也上学了,经过老师教育以后,他听话多了,平时我要是做点针线活什么的,他就坐在我旁边看,有时候还学着穿针引线,还用牙咬一下,意思是把线咬断。看着孩子那么听话,我真是打心眼里疼他。”周昱呈的妈妈道。

她为了哥哥走上特教路 他为了女儿当起特教老师

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,还有两位特殊的老师,一位是为了重度耳聋的哥哥选择特教行业的卢老师,一位是为了耳聋的女儿,辞去工作,陪女儿“闯天涯”的孙老师。

卢老师今年24岁,她说,她的哥哥在8个月大的时候查出了重度耳聋,她的妈妈给她过完1岁生日,就带着哥哥到市中区租房上学去了,这一走就是5年,她两个星期才能见一次妈妈。妈妈不在家,爸爸又要上班养活一家人,年幼的她只能跟着奶奶生活。“奶奶非常疼我哥哥,由于哥哥听不见,也不会说话,奶奶一直不舍得让哥哥上学,我记得哥哥11岁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,而我14岁初中毕业后就独自去济南学习特教了,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做出的决定。因为每次看到妈妈愁眉苦脸,看到爸爸干完一天的活,回到家筋疲力尽的样子,再看看哥哥很努力,却进步不大,我都会暗下决心,一定要学习针对哥哥这类人的康复训练知识,就这样,我在济南一待就是5年。现在,我工作了,每天面对着这些孩子,更加能体会到妈妈当年的辛苦了。好在现在哥哥已经能够独立了,就算不打手语,通过看口型,也能和别人正常交流了,这让我们一家人都很欣慰。我现在的愿望就是,通过我努力工作,让这些孩子尽可能地学习到对他们以后的生活有帮助的技能,让他们的家庭得以解放,并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。”

孙老师是这所学校大班的老师,他并不是

正规的老师,但他却有着比正规老师还强烈的责任心和耐心,因为他的女儿就是大班的学生。

孙老师的女儿今年11岁,他说:“女儿小的时候,我们也没觉得她笨,教她什么,她也知道学,但是一直不会说话,不会走路,我们还以为她是懒语症,去医院检查后,才知道她是智障儿。按照医生的解释,就是她的脑子没有凹凸面,是一个平面,她的智力只能达到6岁孩子的水平。从那以后,我辞去了收入还不错的工作,开始陪女儿‘闯天涯’。当年,我想带着女儿在市中区康复学校学习,可人家有规定,只收市中心的聋儿,当时急得我给人家磕头,那里的领导看我们太不容易了,才破例收下了我女儿。在这期间,女儿学习的时候,我比她学得还认真,就为了课下能够多教女儿一点。我大专学的是教育专业,我的很多同学当了老师,我经常找他们交流教学经验,把可取的方法,应用到教女儿上。现在,女儿在这儿上学,我也申请成了这里的老师。这里的孩子学什么都是几天就忘,所以必须反复教,反复给他们复习,并创新一些帮助他们记忆的教法。比如,学习鱼字的时候,我会拿来一个玩具鱼,放在装满水的盆里,这样他们就会非常感兴趣,记住的可能性就增大了。当了这么一段时间的老师,我觉得对待这些孩子,耐心远比专业知识重要,希望能用我的耐心,给他们带去切切实实的帮助,让他们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。”

(记者 李俊 文/图)